

鹿馬傳

著 翹 懷



行發店書聯三知新·書頭·活生



鹿 馬 傳

著 者 懷 湘

知 新 · 書 讀 · 活 生

店 書 聯 三



656•Q323•32K•P.144•\$4.5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

解放印刷廠承印

北京造0001—5000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

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

目次

離股	一
厲王監謗記	六
咸陽遊	七
鹿馬傳	四
陳勝起義	四
曹操剖柑	四
鳳兮，鳳兮	六

離殷

一

商王帝辛，大家都叫他紂王，『紂』就是暴虐和狡詐，專作壞事，任意虐殺臣民。以後，暴政越來越多：老百姓窮苦得要命，他偏要加稅徵工，在朝歌城中起造一座長寬三里、高一千尺的鹿台，上面修築宮殿，召集一班流氓惡棍，終日馳馬射箭比拳鬥獸；天下到處鬧飢荒，他偏偏搜刮天下的糧食，囤積在鉅橋的糧倉裏，名曰『公糧』，其實一粒粟米都不拿出來給人吃，讓那麼多糧食在倉裏面發霉；老百姓窮苦得連褲子都沒有穿，而他却收羅天下的珍奇寶玉錦衣美食，藏在宮中，說是『統制物資』、『平抑物價』……久而久之，酒池也出來了，肉林也出來了。老百姓餓得皮黃骨瘦，商王却和他的寵倖奴才、嬖倖家臣，終日大吃大喝，長得肥頭胖腦。

商王的壞事愈做愈多，雖然他善辯飾非，作的盡是壞事而說的盡是好話，可是天下洶洶，那裏能長久騙得下去呢？老百姓怨聲載道，野心的諸侯也逐漸離心，局面越來越糟。他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，如三公中的西伯昌（後人叫他周文王）、九侯、鄂侯；王族比干、微子、箕子；大臣祖伊等等，他們起初是裝作不見不聞，後來不能不過問了，就替他包攬掩飾，說那是怪不得商王的，壞事全是他下面的幾個壞蛋，像費仲、惡來之類的人作出來的。再後來也暗中向商王淡淡的勸諫幾句，可是商王總不管，壞事還是作，暴政還是越來越多。久而久之，騙局拆穿，人心離散，甚至連『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』——老天爺為何不收掉他啊，乾脆和他拼命吧——這樣的話，都在老百姓口中嚷出來了。

王公大臣們一看，情形不對，心裏憂急得很，說開個會商量商量吧。

二

可是正當他們開會的時候，有人來報告了，說是商王也知道人心不穩，現在發明了一種新刑法，可以鎮壓叛亂。

『是什麼刑法呢？』胆怯的九侯問了。

那報告的人自己並沒有看見，祇聽見宮中出來的人描述：這是從東海一個什麼兩面國傳來的發明。據說是用一根碗口大小的銅柱，擱在炭火上炙得滾燙，然後把犯人拖來，剝去鞋襪，驅趕他到這上面赤足走過去，走不到三五步，就跌到炭火中去了，拖起來又叫走，走了又跌下，直到這犯人活活的燒死為止。說這叫作『炮烙』之刑，是看見螞蟻爬在銅斗上給燙得亂跑，纔發明的。

大家聽到此地，不免心驚肉跳，胆落魂飛。九侯向鄂侯道：

『你說要去和他廷爭，這怎麼爭法？不待開口，他就要叫你站到那玩意兒上面去了。』

方面大耳，白胖白胖的西伯昌，一向是沉着機警、不聲不響，却往往出奇制勝的。他忽然問道：

『姐己看了這炮烙怎麼說呢？』姐己是商王的寵妃，商王是最聽信她的話的。那作報告的人，想了一想，忽然記起，忙說，這『炮烙』的名稱就是姐己定出來的。據說第一次試用，是由她剪綵，她看見犯人們在銅柱上踉踉跄跄，像喝醉了酒，

嬾就大笑，說是「真有趣」。

西伯昌點點頭，口中呻吟：「維婦人之言是用——祇有女人們的話，他纔聽得進耳。」

大家一想，果然不錯；但是怎麼能使那位「第一婦人」的姐己，肯向商王說一句半句好話呢？這就難了。

大家老是在姐己身上打主意，想破了腦袋都想不出妥善的辦法。而這時恰恰有一個奴才模樣的人進來，他是來催請九侯回家的，說是女公子吩咐，已經過了中午，候爺應該回去吃補藥，睡午覺了。

人們聽了，不免暗暗的讚嘆。不知是誰，在人叢中讀了一聲「賢女！」大家都點頭稱是，假如是這樣一位賢女去服侍商王，是多麼好呢？

西伯隨身帶來的一個秘書，名叫閔天，推推西伯的臂膀，輕聲說：「試試吧，就是她。」閔天是主張女人治國論的，因為據他說，女人大都愛好和平。可是西伯却狡獪的笑笑，低着頭不聲不響。旁邊有一位大臣，名叫祖伊，他看見西伯藏頭露尾，很不痛快，就站起來說：

『剛纔有人說，九侯的令媛是個賢女。何不就請九侯把這位賢女進獻到宮裏去，相機說句好話，豈不大事定矣？諸公以爲何如？』

大家開開噲噲，對這個提議紛紛討論一番。

『是誰？誰說的？那，那麼行？』九侯的臉直紅到脖子，搖動着他的禿頭，表示不贊同。

無奈這時候已經衆意所歸，接着有好幾個人：有大臣、有王族，都起來發言，無非說此一善舉，九侯實在義不容辭，如果能够慷慨應允，可以救生靈於塗炭，置朝廷於衽席，爲天下之所共仰。……

九侯皺皺眉，無法推辭，一場大計，就此定了。

三

可是九侯的賢女進宮不到幾天，忽然傳出禍事，說商王把她殺了，並且連九侯也被傳進沙丘的宮中去了。

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，好像在王公大臣們的頭頂打下一個焦雷，大家悶聲不

響的過了大半天，纔戰戰兢兢地出來探問消息，交換意見。一向主張去廷爭的鄂侯，現在更堅決了：『這種時候再不出來講話，就不行了。』他說他要去力爭，至少先把九侯救出來再說。沒有人敢阻攔他，他叫人套上馬車，翹起一部黑鬚鬚，怒衝衝的向沙丘宮去了。

鄂侯這個勇敢忠誠的舉動，深使一般王公大臣受感動：王子比干就決定，如果鄂侯不行了，他要繼之而起，以性命相爭；神經衰弱的箕子，聽到這個險惡的消息，就目瞪口呆，飲食不進，好像有些精神錯亂了；也是王族的微子，雙眉深鎖，要想出一個兩全的辦法，既能挽救殷商的天下，也不流血；有賢達之名的商容，他平日是主張和平商談，不要操之過激的，這時就悶聲不響，向着桌上的一大堆龜壳骨片發呆，好像要從這些骨片上的彎彎曲曲的字跡中，尋出一個中間路線來；性情激烈的祖伊呢，他就想：商朝反正是要完蛋的，讓它快些完蛋吧。只有西伯昌不動聲色，正關着大門，在家裏推算他的八卦，要設法把八個卦演成八八六十四卦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作爲他的一個大發明。

不料正在他推算得出神的時候，忽然有人砰砰砰的敲門，進來的是一個高長大

漢，滿頭鬚鬚、一臉橫肉的人。姬昌一看，就認得他是時常來訪問的崇侯虎，商王手下的一等親信。就連忙把排好在桌上的八卦一推，站起身先打個哈哈，說：『您這麼晚還光降，是要來喝一杯嗎？』他知道崇侯虎是嗜酒如命的。

崇侯虎對他桌上的一堆八卦牌斜看了一眼，陰沉的笑笑，然後說：『你還有這樣的閒心思弄這個玩意兒嗎？』

姬昌一聽就知道他是來探看動靜的，趕忙收斂臉上的笑容，搖搖頭，憂戚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表示自己毫無主意，也沒有什麼動作。

可是他想錯了。崇侯虎點點頭，心裏却在想：好，你嘆氣，嘆氣就是失望，失望就是怨恨，怨恨就是造反，……他在陰謀異動，靠不住。

『來啊！』姬昌叫他的聽差，『拿酒來，把乾鹿肉切一盤給崇侯下酒。』

他們喝了一陣酒，崇侯虎醉醺醺的站起來，拍拍姬昌的臂膀，揚長而去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有人送來更駭人的消息：九侯被商王斬成肉醬，鄂王被商王切成碎塊，現在把這些醢醢正在分賜各王公大臣，請大家吃一口。

姬昌大吃一驚，知道情形不妙，趕忙吩咐兒子伯邑考捆紮行李，準備連夜離開朝

歌，逃回西岐去。

可是行李祇收拾了一半，邏卒就來敲大門了，西伯姬昌和大兒子伯邑考被押上囚車，門外的鄰居們聽見那押運官吩咐趕車的：開到羗里去——羗里是一個有名的大監牢，專門監禁政治犯的。

四

殺的殺了，關的關了，所謂三公——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，都已經完蛋，接下來是改組政府。商王命令費仲和惡來兩人接替三公的職務。他們兩人，一個善諛，專拍商王的馬屁，而且出奇的貪；一個愛說別人的壞話，苛酷異常，專尋岔子。他們一登台，真是天下紛紛，像落進了無可挽救的深淵。

崇侯虎也升了官，爲南方之伯，得專征伐，掃蕩叛亂。據說西伯姬昌的被囚，就是他去報告商王的。虧得姬昌請他喝了幾杯酒，切了一盤鹿肉，所以他只說出姬昌搖頭嘆氣，有不滿的表示。

怎麼辦法呢？比干邀同祖伊和微子，說要去強諫。

祖伊搖搖頭，說：『這是沒有用的，他那裏肯聽你的諫？』微子呢，低着頭不響，比干却很堅決，他說：『爲人臣者，不得不以死爭，你們難道怕死？』

『去就去吧，』祖伊很直爽，『可是這是最後的一次，恐怕也不能有下趟了。』微子也說：『好，且去看看。』於是就決定去了。

祖伊說：『不多邀幾個人一同去？』

比干很贊成，先去找箕子。但是箕子正在精神病發作，不知是真的瘋了呢，還是別有懷抱的裝瘋，見人就胡言亂語。祖伊看了，呸一口痰，說：『這傢伙真是瘋得怪，偏偏在這種時候瘋了。』

又去找商容，因爲他是賢達，據說百姓們喜歡他，況且一向溫和，商王也待他很客氣。可是商容却包着頭躺在床上，說是害了重傷風，頭痛欲裂，醫生不許他出門。結果只剩下比干、祖伊和微子三個人慷慨出發。

五

三個人到了沙丘，先在驛館中會商，如何措辭，如何進諫。祖伊嘴快，先提一

句：『假如大王把我們和九侯、鄂侯一樣的看待呢？』

『死就死，反正諫也完，不諫也完，怕他什麼？』這是比干的回答。

微子想了一想，纔說：『不會的，我們不過幾個文人，比不得九侯、鄂侯，有封土、有兵權。試試吧，死馬當作活馬醫。』

商量已定，就驅車向沙丘台進發。這是商王的避暑之地，狗馬奇物、野獸飛鳥蓄養得很多，好像一個大動物園。裏面林木參天，濃陰匝地，男男女女的奴婢，成日在裏面遊樂。有名的酒池和肉林，就是在這裏。一進大門，就覺得酒香撲鼻，醺醺然，像是醉了。

遠遠望見商王，在一片草地上，和一群男女脫光赤膊，在角力搏擊，滿身的氣力，似乎無地發洩。他看見比干、微子和祖伊三個走過來，就喚：『來，來，來，脫下袍服，參加咱們的一份。』但隨後又自言自語：『不行，都是文謫譎的，站在旁邊看吧。』

說完就角他的力去了，好像沒有他們在旁一樣。

三個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無可奈何，瞥着一牀皮的話，站了好一陣，都沒有

機會開口講話。留下呢，覺得實在無聊；走吧，這一次來，所爲何事呢？

祖伊很不耐煩，終於先開口：

『可以停停嗎？有話要說。』

『你說吧。』商王的兩隻粗膀子，扭住對手兩隻同樣的粗膀子，正在靜靜的扭結不開，彼此不相上下。

比年看着他，沒有生氣的意思，就說：

『西伯昌，是個好人，他忠於王，……』

『我已經把他放了，你們沒有看見？』商王這時一使勁，把對方扭倒了，又着雙手，看對方在地下打滾，不覺滿意的笑笑。

這倒是出於意料的好消息，情形實在好轉，三個人不覺同時『呀』的一聲，驚嘆起來。

『不該放走他麼？』商王似乎很驚愕。

『好，好，真是天王聖明！』他們連連點頭。

『並且，』商王一面穿上他的衣服，一面說：『我還給他弓矢斧鉞，不少的外

國武器，他可以攬編軍隊，他可以專任征伐，永爲西伯之長。」

三人覺得很驚奇，漫天風雲，爲什麼一會兒散了？可是商王繼續說：

「他很好，獻了洛西的一片地，送來幾個女孩子，還有驪戎的馬，有熊的騊，他祇請求廢除炮烙之刑，我也答應了。」

「啊，啊。」三個人都滿意的笑了。

祖伊想起西伯昌曾經伐耨須、滅耨國，也是個野心的軍閥，並且他陰險，就說：

「夫至其仁如天，不過天訖殷命，這樣大的權力交給他，可不知道他怎麼樣？」

「假人元龜，無敢知吉，我也覺得大王的心腸太好了。」比干補足說。

商王覺得他們這是當面嘲諷，受不了，有些生氣，睜眼問道：

「那麼，你們說，是我放錯了？」

「也不是，」微子慌忙替他們解釋，「祇是不合先王之道。」

「什麼先王之道？」商王瞪眼看看他們，顯然不高興。

「就是度天性、修教法，淫虐要爲天所棄。」比干熱血沸騰，覺得這是滿腔傾倒的時候了。

『你說我現在是被天所棄了，是不是？』商王漸漸覺得怒氣衝上來。

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』比干滔滔地說下去，『現在民心是怨極了，不有安食，不虞知天性，老百姓就知要吃得飽，吃不飽，住不安，就生怨恨；「天易不降威，大命胡不至？」這是他們流傳衆口的話，大王應該聽聽。』

『是不是說他們要造反了？』商王追問一句。

『今我民罔不欲喪，——都願意拼命了。』比干這樣回答。

商王的鼻孔『哼』了一聲，咬咬嘴唇，似笑非笑的問道：『你們知道聖人的心，有幾個窟窿眼兒嗎？』

他們楞住了，不知道他這一問有何用意，低頭想想，只好回答：『不知道。』

『不知道？』商王又問，『不是說聖人的心是有七個眼兒的嗎？』

比干回答：『有這種說法，可不知道是不是。』

商王道：『要看看嗎？你就是聖人，書讀得這麼熟，不是聖人是什麼。——來呀！』幾條壯漢應一聲『有』，向前三五步，挺胸直立的站成一排，像幾個怒目金剛。商王吩咐道：『我要看看聖人比干的心，有幾個眼兒。你們先把他的衣服給剝